

齐变效应与场景重构： 短视频平台中的“数字劳动时间”

冯广圣 刘蕊婕

摘要:在马克思的时间观中,以人为叙事主体的时间结构包含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对立。数字劳动时间作为数字时代萌生于时间结构中的新角色,其概念具有特定的意涵,即数字劳动时间与数字资本的深度融合不再局限于固有的劳动时间框架内,而是弥散于非雇佣劳动者的整个时间结构中,它是以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张力结构为载体的时间“存在”,这在诸多利益相关方竞逐的短视频平台上表现尤为明显。数字劳动时间在非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实践中产生“齐变效应”,表现为时间结构内部的转化、游离和侵占的时间异变等。这些非雇佣劳动者的数字劳动时间同时被技术量化、加速与套利,重构了数字劳动时间的全新场景。因此,为了实现数字劳动时间向人之主体性的复归,需要探索一条冲破数字资本桎梏的路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关键词:数字劳动时间;时间结构;短视频平台;齐变效应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4)06-0029-09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21SJZDA15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3FXWB008)

一、问题的提出:被忽略的“时间”

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劳动过程应当由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要素组成^[2]。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劳动”概念的认知,传统劳动者愈加被媒介场域中的劳动者所代替。随着媒介把非物质劳动集腋成裘,再转化为资本积累的生产活动,媒介的“劳动化”特征愈发明显。在以内容生产劳动为核心的短视频平台上,非雇佣形式的无酬用户劳动也符合一般劳动的基本特征。这些用户的短视频实践行为基本由“观看”和“生成”两个环节组成,这种有目的性的实践行为以数字信息甚至情感和思想为劳动对象,以移动终端、数字平台等为劳动资料,因此,这种非雇佣劳动者的短视频实践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劳动形式的新型劳动,即数字劳动。

目前,国内关于短视频平台中数字劳动的研究主要围绕劳动者、劳动内容、劳动控制等三个方面展开:其一,研究者积极肯定短视频平台上的创意劳动者,认为短视频创意劳动增进了劳动者的福祉与获得感^[3],也有研究者批判性地揭示短视频可见性赋权下完成了用户及内容的商品化,用户成为服务平台资本增殖的数字劳工^[4]。其二,短视频用户(尤其是主播)的劳动被视为一种情感劳动,劳动者在一对一/多的劳动过程中,利用数字平台建构了一种情感关系的“假象”^[5],但这种“假象”背后是数字平台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异化。其三,研究者聚焦资本增殖逻辑下的劳动控制问题,揭示平台资本的一系列意识形态理念控制,制造出短视频平台上的“数字灵工”^[6]的主动“同意”,从而遮蔽了对其资源的攫取和利用^[7]。要言之,研究者从不同维度展示了短视频平台中数字劳动的各个侧

面,为我们理解短视频平台与数字劳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参考。然而,以上研究忽略了短视频平台中一个重要而隐蔽的要素——时间。据2023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超过10亿,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超过168分钟^[8],远超其他互联网应用,短视频成了当下最“耗时”的数字经济产业。短视频平台中非雇佣劳动者的数字劳动具有明显的时间属性,学界对平台中的时间化批判分析较少,尤其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研究,大多只是将“时间”作为逻辑要素或将其置于平台数字劳动的一个组织框架内,并未将“数字劳动时间”视作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本文即把“数字劳动时间”抽离出来进行专门研究。

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从未改变,时间作为价值创造的重要尺度为数字资本所操控,在此意义上,短视频平台可以被视作诸多利益方展开竞逐的“时间场”。在此场域中,数字劳动时间被异化为数字资本的时间形式,可通过精确化、无差别的流量指标对数字劳动时间的劳动价值进行测量。换言之,数字劳动时间不仅作为价值尺度剖析数字资本的增殖效应,更是基于时间批判数字资本的结构权力。数字资本在剥削非雇佣劳动者数字劳动时间的过程中改变了时间结构的整体框架,这种改变的本质是以异化的时间限制他们的发展空间,彰显了时间资本化逻辑中的政治内力。可见,短视频平台中数字劳动时间兼具经济分析与政治批判的双重意义。当个体的数字劳动时间与数字资本的时间秩序相勾连时,不平等的时间结构便由此生成。因此,以齐变效应为分析视角,剖析短视频平台上非雇佣劳动者的数字劳动时间与时间结构异变之间的逻辑关系,成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数字劳动时间:马克思主义时间化批判的一种进路

对当下短视频平台中数字劳动时间问题的探讨,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去辨析时间与劳动的关系。马克思将时间解读为“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9],时间是一个属人的范畴。劳动作为人的本体性存在,赋予了时间以价值,因而人的生命活动的结构是通过劳动的考察得以确证^[10]。马克思的时间结构是建立在人的劳动实践基础上,主要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两大部分,二者按一定比例有机结合,构成主体生命的一般时间结构,但时间结构比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历史变化过程。“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的时间就越多”^[11]。一般来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间结构的变化表现为劳动时间的递减与自由时间的递增。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可以拥有更多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因为资本的逐利本质决定了它“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12]。时间作为社会诸领域价值分配的重要指标,直接指涉时间结构的公平分配和个体的自由解放问题。

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注意到时间范畴之于数字劳动的重要性。Smythe在对受众商品论的阐述中认为,大部分受众的非睡眠时间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都成了工作时间^[13]。苏特·加利和比尔·李凡特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随着电视节目与广告的“边界消融”,观众的观看时间即是劳动时间,且此种观看时间还能被细分为必要观看时间和剩余观看时间^[14]。Fuchs基于当下的数字平台,提出用户“在企业社交媒体上的在线时间即是劳动时间,也是注意力时间”^[15],他们花在免费在线平台的时间越多,所生产商品的价值就越高,这沦为一种消费大众媒体的无酬工作时间^[16]。以上研究者对时间的关注,揭示了时间在数字劳动过程中的隐性作用,但他们并未将关涉劳动时间的诸多术语置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间结构中进行专门考察,也未对“数字劳动时间”进行深入分析。

随之引出的问题是,“数字劳动时间”的概念是否有新意?它与传统的自由时间或劳动时间有何关联?在马克思时间理论的语境中,“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自由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12],即自由时间并非等同于非劳动时间,它包括消极层次的闲暇(休闲)时间和追求积极意义的自由劳动时间。研究发现,数字劳动时间具有特定的意涵,在运用方式上是自由时间中纯粹休闲与享乐的闲暇

时间,本该用于拓展生命意义的自由劳动时间被隐蔽剥夺;在价值生产上是自由时间中的非生产劳动时间转化而来的生产劳动时间,服务于数字资本的无酬剩余劳动。从表面上看,数字劳动时间是传统劳动时间在信息社会形变的结果,但我们不能机械地将数字劳动时间理解为传统劳动时间在数字时代的概念演进。在思想基础上,为了避免“数字劳动时间”与“劳动时间”概念的混淆,需将数字劳动时间从时间结构中单独析解出来。若不区分具体情境,则可能会遮蔽数字劳动时间范畴中劳动主体自主选择、自愿投入、以主体能动性为表征的那部分自由劳动时间,无法扬弃自由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的对立。作为时间结构中萌生的新时间样态,数字劳动时间内蕴含着自由劳动本性,这是无法被传统劳动时间完全纳入的异质因素。数字劳动时间并非固定的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以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张力结构为载体的动态概念,是既内在又相对独立于时间结构的一极,弥散于主体的整个时间结构中。这种弥散性却以“闲暇时间”之名将异化的劳动掩藏于消遣娱乐之中,忽略了其中时间被剥削的本质。

在现代时间结构中,数字劳动时间成为连接数字资本与非雇佣劳动者的纽带。在一端,数字资本驾驭数字劳动时间,使数字劳动时间弥散于时间结构之中并与其相适应,带来时间结构新的内部异变;作为纽带的数字劳动时间,在短视频平台资本增殖本性与技术理性共同驱动下变为一种物化时间,以时间结构为现实载体重构了数字劳动时间的全新场景;在另一端,数字劳动时间直接和非雇佣劳动者的时间解放勾连起来,它蕴含着一种与异化的时间结构相对抗的解放性力量,在追求真正的自由时间过程中实现人之主体性复归。这就是我们在媒介“劳动化”背景下对马克思关于劳动与时间关系的新解读。本文建构了数字劳动时间“齐变-重构-复归”的分析框架,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间理论,以数字劳动时间为切入点,对短视频平台上非雇佣劳动者数字劳动时间及异化的时间结构进行批判性重估,旨在揭示二者的崭新意义与思辨价值,认识并克服数字劳动时间中所存在的时间剥削,使数字劳动时间向人之主体性复归,是本研究的意旨所在。

三、短视频平台中数字劳动时间的齐变效应

“齐变效应”这一术语来自一个生物化学的隐喻,它涉及一类叫作“齐变模型”的变构调节机制模型^①,我们从齐变模型中引出对本文极具启发的思考。正如变构酶中的反应物在调节因子作用下可以发生互变一样,时间结构在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作用下同样展示出内部活性,此种内部活性是以数字劳动时间的纽带为现实基础。此纽带背后是数字资本的间接规训,无形中会使原本的时间结构在快速增殖中被不断拆解、重塑并形成新的时间结构关系。时间结构内部发生的转化、游离、侵占的时间异变,并非按照一定顺序接续发生而是同时同步发生,这种同时同步发生的时间结构的异变,我们将其称之为数字劳动时间的齐变效应。齐变效应借用生物化学的隐喻,以透视时间结构的内部异变,从而提供了认识时间结构中各构成因子的基础。

(一)自由时间的内涵式转化

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关系最能明显地体现出数字劳动时间的齐变效应。一般而言,劳动时间在时间整体结构中的地位较为稳固。作为非雇佣形式的短视频用户,表面上可以在任何时间参与到网络娱乐消遣中,客观上他们是在隐性的商业意识形态询唤中生产碎片化的信息数据,“自愿”地将自由时间贡献出来。数字资本直接越过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边界,将时间剥削的焦点直指自由时间,造成自由时间中的非生产劳动时间转化为生产劳动时间,此为自由时间的内涵式转化。内涵式转化意在阐明数字资本增殖欲望下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相贯通的可能性,贯通结果即是数字劳动时间的诞生。在此转化过程中,自由时间的原初内涵被赋予商品的性质。对数字资本而言,“购买”到非雇佣劳动者更多的自由时间或者说闲暇时间,意味着更大程度的内涵式转化与剩余价值增殖。因

^①研究者设计变构模型来解释变构酶的内在调节机制,依据变构过程的不同可分为序变模型和齐变模型。序变模型中反应物之间的转变并非同步发生而是顺序渐变,在转变过程中存在许多中间构象状态;而在齐变模型中,反应物之间的转变是同时同步发生,不考虑中间构象状态。

此,内涵式转化表征着在商品形式支配下自由时间转化为数字劳动时间的自我运动过程,但此种转化无法被数字资本彻底汲取,从而为自由时间的复归埋下伏笔。

厘清数字劳动时间的内涵,方能揭示数字资本窃取自由时间的真相,继而从根本上批判齐变效应中的时间权力规训。借用马克思对资本扩张趋势的阐述,我们可以说“在用户一方产生数字劳动时间,同时在数字平台所有者一方产生自由时间”。事实上,正是以日常生产实践所节约的时间为前提,非雇佣形式的短视频用户被数字平台所有者强迫支付自身节约出的自由时间,以至于他们最终收获的只是无酬的数字劳动时间。然而,“一方的人的能力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17],数字时代中不劳动的社会部分——数字平台所有者通过用户的数字劳动时间,获得了更多发展自身的自由时间,此种现实社会处境的差异凸显了不公平的时间分配。

(二)必要劳动时间的外延式游离

从时间分配比例来看,时间结构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博弈过程中。随着自由时间内部诞生的数字劳动时间出现,齐变效应也表现为劳动时间内部必要劳动时间向外游离,成为数字劳动时间的一部分,此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外延式游离。长期以来,劳动时间在劳动控制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劳资博弈场域中争夺的关键要素,同时也是揭示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重要依据。无论是有酬的必要劳动时间还是无酬的剩余劳动时间都由雇佣劳动者所承担,其中劳动剥削尚未脱离传统的雇佣劳动范畴。在“受众商品论”盛行的媒体行业,即使受众的观看被视为一种劳动,但也只有在剩余观看时间内才能产生剩余价值。^[18]

在短视频平台上,数字劳动普遍脱离传统的雇佣劳动关系,原本隶属于专业从业者的必要劳动时间需要加诸新角色身上,于是必要劳动时间开始向外游离,并加入非雇佣形式的短视频用户数字劳动时间中。以内容生产为核心的短视频平台自身开始“罢工”,免去了雇佣成本的同时将生产“免费午餐”的必要劳动时间交给“产消合一”的用户去承担,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广告销售的任务。这些用户的劳动成果也和传统记者、编辑等专业内容生产者的劳动成果一样都进入资本积累与增殖体系中,这就远超了兴趣与爱好的范畴。可以说,支配、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时间是资本的本性,但无偿占有非雇佣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如同“反刍”到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前资本主义时代。

(三)消极自由时间的诱导式侵占

齐变效应还表现为自由时间内部结构的变化。在时间结构的两个基本单元中,对自由时间的理解最具争议性。马克思指出,自由时间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2],并且“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19]。在此意义上,短视频平台中数字劳动时间确实是一种制造快乐体验、舒缓个体压力的自由时间。这种自由时间还可划分为积极自由时间和消极自由时间,两者间的区别不在于劳动的内容或强度,而在于对自由时间的运用方式,因为纯粹休闲娱乐的自由时间也具有帮助主体自我实现的积极功能。

当短视频用户沉迷于快节奏、强刺激、无深度的数字劳动时间并形成上瘾体验时,此种使用行为“并不是一种对休闲需求的满足,即对自由时间的享受以及有效的放松”^[20],这将导致消极自由时间对积极自由时间的诱导式侵占,是属物的时间对属人的时间的侵占。此种数字实践活动中,消极自由时间只是为了恢复劳动者体力并对单调乏味的现实生产性劳动进行弥补,本质上可作为必要劳动时间的配套调节机制,在数字劳动规则剥夺人的类特性过程中与必要劳动时间相对立。用户在动物式享乐中沉溺于数字资本所建构的欲望,在数字劳动时间内消费着“去中心化”“去他者化”的视觉符号,进行快节奏的虚假满足。“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劳动”,当本应由劳动者直接享有的、进行自由劳动的积极自由时间却与他们相分离,异化为消极自由时间对生命活动的无限侵占,人与积极自由时间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远。

四、短视频平台中数字劳动时间的场景重构

伴随着时间结构内部的齐变效应,数字劳动时间本身也在数字资本的时间权力规训中进行场景重构。“时间就是权力,这对于一切文化形态的时间观而言都是正确的。谁控制了时间的分配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21]。在短视频平台上,通过数字资本的争夺与占有,数字劳动时间被非人性化的技术现实所量化与加速,并区分了不同非雇佣劳动者的数字劳动时间价值差以完成时间的套利,重构了数字劳动时间全新的异化的场景。

(一) 量化:数字劳动时间的漫溢

当下短视频平台中的流量规则始终服从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定,即信息的使用价值为流量的交换价值所取代,“信息的具体内容不重要……唯一重要的事情即是向流量池中增加循环。任何特定贡献对于循环的事实来说都是次要的”^[22]。短视频平台流量的运动过程也是数字劳动时间的交换过程,通过一系列数字化计量单位,即视频完播率(完整播放次数/播放次数)、点赞率(点赞量/播放量)、转化率(即播放量/推荐量)等指标对劳动价值进行测算,由此,数字劳动时间凭借无差别、同质性的流量指标,排除了局部的、个体经验的时间异质性而具有纯粹匀质性和绝对抽象性,成为高度量化和精确化的数字劳动的统一平台性尺度。在此意义上,短视频平台数字商品等价交换才具有可能性。数字劳动时间以流量指标的形式回应了数字资本世界的量化特征,数字劳动价值完全由流量指标来计量,进而带来数字劳动时间的倍增。

如抖音平台推出的极速版宣称用户可以在刷视频的休闲娱乐过程中赚取收益,只要观看视频的时间达到规定时长,或发布视频满足规定播放量,用户都可以领取红包或者通过收集虚拟金币来兑换现金。量化的收益规则背后是用户为了微利而延长自己的数字劳动时间,无止息的视频瀑布流漫溢在日常行动的每个环节,不断挤占各种有限的时间,相当于在固有的时间结构内额外增添了日常行动的内容,创造特殊的“额外劳动时间”。除此之外,短视频平台的网络外部性和平台双边市场特性也会进一步刺激其自带的垄断基因,孕育出流量王国中的“数字寡头”,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时间都会被短视频平台极少数的数字寡头所觊觎,催逼他们加入贡献自由时间的行列中,最终形塑数字劳动时间漫溢的场景。

(二) 加速:数字劳动时间的失序

数字劳动时间不仅在价值生产维度体现了时间资本化的转化,同时在价值流通维度体现数字资本周转中对时间效力的依赖。从保罗·维利里奥的竞速学,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到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加速理论不断发展也隐喻着“加速”之于资本增殖的重要性^[23]。数字资本追求加速的增殖直观体现为一种不断膨胀的致富欲望,这种欲望依赖消费者不断激增的消费欲望。在短视频平台上,“即时性”技术加持下的数字劳动时间作为一种快节奏生产劳动时间,用户轻轻一点即可成为平台内容的“产消者”,在“即时”拍摄与“即时”传播中,对“速度”的狂热期待使空间失去区隔性作用,助推数字资本加快流量周转速率。

虽然“加速”的生产逻辑与技术表征实现了更快的数字资本增殖,但也是催逼数字劳动时间失序的祸首。在现代性进程中,随着社会事务量的指数级增长,人们在快节奏生活中应接不暇,而短视频在内容维度上实现了极致压缩,以秒为单位的单个视频时间似乎为他们提供了加倍体验人生的机会。实际上,社会事务成长量的速率增长已经远快于人们能够在有限的的时间里去体验的事务量^[24],很难以与之同步。在“即时性”技术加持的数字劳动时间里,用户在追求互动的瞬时同步与物欲的即时满足中“刷”着超饱和的内容样态,逐渐丧失时间序列性的感觉,展演出断裂化、碎片化的数字劳动时间失序的场景。现时发生的日常事件本该在连贯性时间线下生成稳定性的心理感受,彰显因果时态的序时原则,但短视频内容呈现的是流动不居的时间节点与片段,序时原则表现出明显的节段式与碎片化特征。在加速的数字劳动时间中,“当下”的时态在不断萎缩^[25],生命故事持续性所构成的意义逐渐消解。

(三) 套利:数字劳动时间的自我控制

短视频平台上的时间管理机制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德勒兹(Gilles Deleuze)指出,我们正在由规训社会转向控制社会^[26]。控制社会并不代表着规训的终结,反而规训的内在操作在控制社会中得到更加普遍的扩展,内化于我们的主体性自身之中^[27]。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也意味着时间控制方式的变化。无论是对时间进行量化或是加速,都属于数字资本遵循既往手段,在时间的量或质上对数字劳动时间进行规训,目的是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实现时间的权力布展。数字资本新的时间控制方式是把时间作为套利对象,对时间进行价值形式控制,其不再纠结于数字劳动时间的量和质,而集中体现在区分不同非雇佣劳动者数字劳动时间的价值差,并利用时间价值差刺激他们的生产主动性,在自我控制中超额完成劳动任务。

在短视频平台中,由于必要劳动时间外延式游离到了数字劳动时间中,原本隶属于专业从业者的必要劳动时间也需非雇佣形式的用户来承担。但在以“观看”为主要表征的短视频平台上,用户在休闲娱乐中消费视觉符号,“观看性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他们“生成性的时间”。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数字劳动时间对数字资本而言,显然后者具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短视频平台上流动的数字商品。因此,短视频平台通过“百亿流量扶持计划”“繁星计划”“DOU+”等资金扶持、流量补贴、等级提升方式,激发用户更多“生成性的时间”。另外,在短视频平台既有的生产模式中,“发布”“播放”的时间被认为生产数字价值,无疑是属于数字劳动时间。在“发布”“播放”之前,从关注数据、制造盲点到具体拍摄、后期剪辑,这些隐蔽的时间消耗被平台认为是非生产劳动时间,未获得价值承认。面对短视频平台对时间价值和内容价值的再定义,一部分用户转而主动将时间剥削的对象指向了其他一般用户,在“计流量制”下主动增加数字劳动时间,参与到内容创作的“赶工游戏”中;而一般用户“观看性的时间”被用来服务他人“生成性的时间”。由此,数字资本区分了不同时间价值的数字劳动时间,利用用户的生产主动性与自我感知,建构起一种用户彼此之间剥削时间价值的结构性时间秩序。

五、可能路径:数字劳动时间之于人的主体性复归

在数字资本掌控下,短视频平台中数字劳动时间引致了原有时间结构的异变,在齐变效应中形成了新的时间权力关系,重构了数字劳动时间的全新场景。数字资本最终实现对自由时间的褫夺,带来了时间贫困感。海量非雇佣形式的短视频用户偏好媒介平台中的拼贴符号,然而对自由时间受到隐性剥削却一无所知,他们彻底抛弃短视频平台,或者拒绝任何媒介平台的数字劳动时间付出,是挣脱数字资本时间剥削、缓解时间紧张悖论的出路吗?既然短视频平台中数字劳动时间无法避免,非雇佣劳动者也无法彻底拒绝现代时间结构的吸附。所以,非雇佣劳动者学会扬弃时间的异化,为数字劳动时间向人之主体性复归寻求出路,是追求自由时间的积极内涵,重新对数字劳动时间进行理性认知。

(一) 共享一般数据,捍卫自由时间的属己性

“人丛中这些幽灵似的面庞,闪烁的手机屏幕上的一串串数据”,蓝江通过改写庞德的诗句,描述了数字时代人与人之间以数据为中介来实现交往的事实^[28]。作为数字价值增殖场域的一般数据,它既是诸多未拥有最关键数字生产资料的用户将自由时间生产化,转化为数字劳动时间的结果,同时也是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生产要素,但其却在生产要素初次分配过程中成了数字资本垄断性的私有财产。这不仅导致了数据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异己的存在物”,同时也造成了时间的异化,因而实现数字劳动时间复归于人的主体性条件也蕴含其中。

短视频用户在维持数字生活中让渡的一般数据是杂乱无章的,只有经过数据工程师的加工、整合与精炼后,原始的嘈杂数据才会被转化为聚集的有价值的数据,这些数据被用在用户画像、内容偏好、消费选择等分析上,客观上为短视频用户提供了一定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Hardt和Negir强调社会生产的结果是共同性,如知识、语言、代码、信息等,这也是社会互动和再生产的条件^[29]。因此,

共享一般数据的共同性是数字时代扬弃数据侵占普遍化的前提。短视频平台不应独占承载着用户数字创造力的数据,而是在甄别的基础上共享数据或以等价方式购买用户生成的数据,从而改变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当人不再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能够独立拥有消耗大量数字劳动时间所生产的劳动成果时,也就实现了扬弃时间异化、捍卫自由时间的目的。

(二)转变时间观念,共建“自由人的联合体”

马克思从劳动层面来定位自由的意涵,人的自由本质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得以体现。人类发展的基本前提就是以自由时间的运用为基础,并按照自身意愿在劳动中度量自由时间及其价值。也就是说,劳动并非天生就与非自由相对立,是资本在后天的劳动统治才导致劳动的异化与非自由。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都拥有真正的自由和自由时间。真正的自由时间应当包括劳动时间,当劳动时间成为一种自由的劳动时间之时,才能拥有“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9],自由时间也会占据人的全部生命时间,也包括当下短视频平台中数字劳动时间。

转变劳动主体的时间观念,突出表现为学会使数字劳动“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2],使数字劳动时间成为“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具体来说,人们或可通过短视频平台,以“脱域”状态在网络空间“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2],或可深度沉浸于优质教学资源以发展自己的心智力量,从而在数字劳动时间中获取高级享受与乐趣,不再困陷于数字资本对自由的庸俗理解中。只有当联合劳动者们自由地去支配和管理时间,使数字劳动时间成为从事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时间,它才在本质上是一种拆穿数字资本本性的新时间样态,重新复归于自由时间的怀抱。当数字劳动时间无界限地复归于自由时间,并能与自由时间进行自由切换时,这在客观上为拥有良性时间结构和跳脱出数字资本桎梏创造了可能性。

(三)逆时间规训,重获自由时间的主导权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时间作为一种管理机制,具有鲜明的阶层性和强制性,劳工阶层按照结构性的时间设置展开劳动。数字劳动时间并不总是强制性的,相反,它为始终处于媒介空间流动性之中的非雇佣形式的用户提供了协商空间。因此,仅聚焦于数字资本的时间规训与用户的客体化,则容易遮蔽具体场景中数字劳动时间具有的协商性与用户逆时间规训的主观条件。

对于数字劳动时间的协商,有时是直接的“数字断连”行为,如用户可以借助时间管理 App 追踪、记录屏幕的使用时长,在短期内实现时间再规划和阶段性“断连”,或利用现实空间弥散的情景秩序和旧有功能来纠偏个体行为模式,“抵制”并“矫正”媒介空间偏向,从长期效果来看,在物理意义上与媒介装置相隔绝是与媒介保持距离、回归现实世界中真实时间状态的最直接方式;有时则表现为策略层面的态度矫正,用户需认清短视频平台的商业运作机制和意识形态遮蔽下的诱导话语,也要意识到这是人追求创造性与超越性的数字平台,将会成为数字劳动推动自由时间增长的新的革命场域。当短视频平台中数字劳动时间不再徘徊于消极闲暇的原始松散状态,不再与必要劳动时间处于紧张对立关系中,此种积极的数字劳动时间也能成为一种真正属人的“意义时间”,其核心内涵即是追求个性化主体发展与多样化劳动形态的自由劳动时间。

六、结论与讨论

马克思的时间结构建立在社会劳动实践基础上,在数字时代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文以短视频平台为例,在劳动“媒介化”背景下将“数字劳动时间”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探讨。我们需要辩证看待数字劳动时间存在的现实基础,在客观事实层面,数字劳动时间本身作为可量化的价值表现形式,承担着数字资本增殖的劳动任务;在价值评价层面,它推动了时间的结构性拆解与异变,掩盖了数字资本时间剥削的秘密。毋庸置疑,数字劳动时间是短视频平台资本试图掩盖却无法抹煞的时间“存在”。当我们把数字劳动时间从现代时间结构中析解出来时,它便构成拨开平台商业意识形态迷雾的否定性要素,它既是推倒时间资本化运作机制的动力之源,更是具备瓦解时间剥

削并助推人之主体性复归的功能。因此,只有深入到对数字劳动时间及其背后时间结构的本质把握中,将其从数字资本的支配下解放出来,才能理解人的时间性存在,重塑人获得时间主体性的真实意义。

本文借用生物化学的隐喻提出时间结构的“齐变效应”模型,以此对现代时间结构的异变进行解剖,算是一种积极的学术实践探索。该齐变模型包含三个同时同步异变的维度:自由时间的内涵式转化、必要劳动时间的外延式游离与消极自由时间的诱导式侵占。需要注意的是,齐变模型作为生物化学分析的结构模型,本意是分析反应物在调节因子作用下的互变关系,而时间结构理论作为一个内部多因子辩证互动的人类社会时间结构模型,二者在逻辑上存有一定的可通约之处。但时间结构作为分析人类社会的理论概念,与社会秩序、权力流散、个体对抗、时间感知等多种因素存在着复杂勾连。因此,使用自然学科的齐变模型来解释现代社会时间结构的异变,可能会引起一定的学术争议,还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在马克思时间结构观念中,他高度重视人的自由本质与时间结构的关系,自由时间彰显了主体性解放的最高境界,对自由时间的运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本文将数字劳动时间置于时间结构的视域中,数字劳动时间虽然承受着数字资本剥削形式的多元化和深化,但真正的“数字劳动时间”是一种与自由劳动时间逐渐融合,从事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新时间样态。若推动数字劳动时间逐渐转变为提升心智力量、满足高级需要的自由劳动时间,使劳动回归为初始的伦理本位,将有望避免时间的异化,使时间获得与自由劳动本质相一致的条件。要言之,时间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问题,理应放在更宏大的学科谱系中进行探讨,将时间、劳动与社会转型相勾连,讨论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本文主要从新闻传播学视角进行现象阐释和理论探索,难免会存在科学性不足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逐步加以改进与完善。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7-208.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8;306;174;258.
- [3] 何威,曹书乐,丁妮等.工作、福祉与获得感:短视频平台上的创意劳动者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6:39-57.
- [4] 尹连根,刘运来.短视频平台的技术赋权与可见性劳动——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考察.未来传播,2021,6:41-49.
- [5] 吕鹏.线上情感劳动与情动劳动的相遇:短视频/直播、网络主播与数字劳动.国际新闻界,2021,12:53-76.
- [6] 牛天.赋值的工作:数字灵工平台化工作实践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21,4:5-13.
- [7] 刘战伟,李媛媛,刘蒙之.平台化、数字灵工与短视频创意劳动者:一项劳动控制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7:42-58.
- [8]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2023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1-05-30.[2023-01-01][https://www.ciavc.com/static/home/file/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pdf](https://www.ciavc.com/static/home/file/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pdf).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2;215.
- [10] 阎孟伟.人的生命活动的时间结构及其当代意义.江汉论坛,2019,6:28-34.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3-104;108.
- [13] D. W. Smythe. 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1977,1(3):1-27.
- [14] 苏特·加利、比尔·李凡特.“观看即工作”:受众意识的价值增殖.陈玉佩译.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6:25-34.
- [15] C. Fuchs. With or Without Marx? With or Without Capitalism? A Rejoinder to Adam Arvidsson and Eleanor Colleoni. TripleC: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2012,

- 10(2):633-645.
- [16] C. Fuch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9, 24(1):69-87.
- [1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4.
- [18] 汪金汉. 被忽视的“盲点之争”:传播物质性研究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缘起.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1, 4:49-58.
- [1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81.
- [20] 让·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夏莹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60.
- [21]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20-121.
- [22] J. Dean.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Circulation and the Foreclosure of Politics. *Cultural Politics*, 2005, 1(1):51-74.
- [23] 郑作彧. 社会速度研究:当代主要理论轴线. *国外社会科学*, 2014, 3:108-118.
- [24] 连水兴,邓丹. 媒介、时间与现代性的“谎言”:社会加速理论的传播批判研究.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6:37-42.
- [25] 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郑作彧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7.
- [26] G. Deleuze.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October*, 1992, 59:3-7.
- [27]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杨建国,范一亭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14.
- [28] 蓝江. 从物化到数字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理论. *社会科学*, 2018, 11:105-114.
- [29] M. Hardt, A. Negri. *Commonweal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8.

Simultaneous Change Effect and Scene Reconstruction: “Digital Labor Time” in Short Video Platforms

Feng Guangsheng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Jiang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iu Ruijie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bstract: In Marx's view of time, the time structure of human narrative subject contain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free time and labor time. As a new role in the digital age in the time structure, the concept of digital labor time has specific meaning. Digital labor time, with the depth of digital capital,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inherent labor time frame, but diffuses in the entire time structure of the workers. It is the free time and labor time tension structure as the carrier of time “existence”, this is particularly obvious in many stakeholders competing for short video platform. Digital labor time produces “simultaneous change effect” in the labor practice of non-employed workers, which is manifested as the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time structure and the time change of free and encroachment. The digital labor time of these non-employed workers is simultaneously quantified, accelerated and arbitrated by technology, reconstructing a new scene of digital labor time.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return of digital labor time to the subjectivity of peopl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 way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digital capital and realiz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digital labor time; time structure; short video platform; simultaneous change effect

■ 收稿日期: 2023-03-12

■ 作者单位: 冯广圣,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江苏南京 210037
刘蕊婕,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 责任编辑: 刘金波